帝五臣、四方风等卜辞体现的五行思想

■ 孟 纯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五行思想中的“方位—季节”对应这一体系在帝五臣、四方风等甲骨卜辞中早已有所体现，五行思想不是汉朝刘向、刘歆伪造。帝五臣或是后世五行学说中五方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的思想来源，四方风卜辞中四方风的季节性特征是五行思想“方位—季节”对应的思想来源之一。五方受年卜辞中的方位体系不是五行学说的原始。甲骨文中的“方”，有时是指天时季节，有时是指地上方位，且地上方位与天时季节有对应关系，共同构成五行学术。

【关键词】先秦；甲骨文；五行；帝五臣；四方风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261（2024）17-0007-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17.002

《尚书》之《甘誓》与《洪范》中的“五行”，自古以来有多种理解。第一种理解为“五节说”，即五行的本义是指一年中阴阳消长的五节，这种说法认为五行与季节有关；第二种理解为“五材说”，即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近代“五星说”曾引发讨论，即五行起源于古人对五星运行的认知。

而20世纪的疑古派不认可第一种含义，对五行思想作错误的理解，认为《尚书·甘誓》中的五行是五星或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导致他们认为五行思想是刘向、刘歆父子伪造穿插在古书中的，从而动摇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书信任度。研究五行本义对中国学术发展非常重要，如果不弄清这一问题，则所有古书都变成了伪书，不可用。本文拟从考古发掘的甲骨文所蕴含的五行思想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期进一步证实五行思想早在商朝时期就已经有所发展，它不是汉朝刘向、刘歆等所伪造，古书大体上是可信的，让因为这一原因产生的误解可以澄清。从众多的甲骨文材料并结合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甄别出如下几类表达五行观念的卜辞。

一、“帝五臣”卜辞所表达的五行观念

卜辞中有大量殷人向“帝五臣”求雨的记录，主要有以下几处。

【材料一】出现“帝五臣”的：

辛亥卜……五臣……

王侑岁于帝五臣，正，隹无雨。

……案侑于帝五臣，有大雨。（《合集》30391）

……帝五臣……

……其寻祷年……大雨。吉。（《合集》31061）

材料一中出现的“帝五臣”是指上帝（或天帝）的五个臣使，其职能与季节有关。甲骨卜辞中“帝”有上帝和人帝之分。此处“帝五臣”之“帝”是指上帝，因为帝五臣中的“帝”没有与父名同时出现，也没有与“王”连用，表明此“帝”与祖先无关。且上帝通常可以令风云雷雨、保佑作害，由材料一中的“隹无雨”“有大雨”“大雨”等可以看出，帝五臣与殷人求雨关系密切，所以“帝五臣”之帝为上帝无疑。综上，“帝五臣”不是殷王室的五个臣子，而是上帝（或天帝）的五个臣使，且其职能与雨有关。

关于“帝五臣”具体所指，学术界看法尚未统一，大致有三种观点：其一，帝五臣为五方之神；其二，为日月风雨等之神；其三，为五行之神。笔者认为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相近，即“帝五臣”为五方之神，而第二种观点主观猜想成分较重，没有传世文献支撑。笔者结合前辈学者的研究，认为帝五臣或为五行学说中五方帝的配神五方神，为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等称谓的前身，只是在商朝时期还未形成固定称谓。

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方帝”，此处“方”显然是指东、南、西、北这四方，而不是方国。卜辞中将四方帝与社方合祭，则成五行之五帝，如：

戊申卜，贞：方帝，燎于社、云。（《合集》1140正）

□午卜：方帝三豕又犬，卯于社，祷雨。二月。（《合集》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2855）

燎于社，方帝。（《合补》5120）

□□［卜］，亘（贞）：燎社、方帝。（《合集》14305）

……祷于社、方帝。（《合集》14306）

古籍中也有社方合祭的例子，如《诗·大雅·云汉》："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笺云："我祈丰年甚旱，祭四方与社又不暮。"[1]980《小雅·甫田》："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其中的"社"指中央黄帝所配之神后土，如《毛传》云："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气于郊也。"[1]715

古籍中的社方合祭是对五方神（中央-后土、东方-句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玄冥）的祭祀。而甲骨文中虽然同样出现社方合祭，但却不能简单的套用为对五方神的祭祀，因为在甲骨文社方合祭的卜辞中，"方"与"帝"连用，"方帝"显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甲骨文中社方合祭较之五方神之祀而言，称为五方帝之祀更为贴切。只是在殷商时期，"社"这一说法与中央黄帝和中央神后土的区分还不像后世五行学说发展得那么成熟，所以甲骨文中"社方"合祭应是后世五行学说中祭祀五方帝（东方太昊帝、南方炎帝、中央黄帝、西方少昊帝、北方颛顼帝）的滥觞。

既然社方合祭可以看作是对五方帝的祭祀，那么帝五臣之"帝"在上帝的基础上便可以进一步具象化为天帝，因为上帝只是为了区别于人帝而产生的称谓，在甲骨文中，将其称为天帝更合适。帝五臣即为天帝的五个臣使。在五行学说中，五方帝又称五天帝或五帝。五帝配有五神，如《孔子家语·卷六·五帝》云："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称五帝。太昊之属配焉。亦云帝从其号……勾芒……蓐收……玄冥……祝融……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业为官职，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别称五祀，不得同帝。"[2]203-204 文中说，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这五正是五行之官的名谓，五正辅佐太昊等五帝，称作五神，不能与帝位等同。这种五神辅佐五帝的配属与帝五臣辅佐天帝之义恰合，所以帝五臣可以看作五方神，只是殷人可能还未形成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等具体称谓。

上文已经提到，除了"佐上帝"外，帝五臣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即掌管下雨，这一职能与后世五方神的职能也类似。五方神的职能在后世文献中也有记载，如《淮南子·天文》云："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3]47《淮南子·天文》将五方神的职能说得非常清楚，即五方神辅佐五帝，分司四季。后世五行学说中五方神佐五帝、司四季的职能很有可能是在帝五臣佐上帝司雨这一职能之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可以说帝五臣或为后世五行学说中五方神称谓的前身。

帝五臣作为五方神的前身，在五行学说中，五方神属于五方帝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相配。"方位-季节"相配是五行学说中的重要体系，甲骨文中亦存在"方位-季节"的对应，可以视为这一对应的五行思想来源，这一对应在"四方和四方风"卜辞中可以体现，详见下文。

二、"四方风"卜辞所表达的五行观念

出土甲骨中有两版较为完整的四方风卜辞，还有一些零散记有四方风的卜辞。材料如下：

【材料一】为记事刻辞：

东方曰析，风（风）曰協（协、劦）。

南方曰因，风（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风）曰彝。

［北方］曰夗，风（风）曰役。（《合集》14294）

【材料二】为贞雨祈年的卜辞：

贞：禘于东，方曰析，风（风）日协，求年？一二三［四］

辛亥卜，内贞：禘于南，方曰因，风（风）［曰］夷，求年？一月。一二三四

贞：禘于西，方曰彝，风（风）曰韦，求年？一二三四.

辛亥卜，内贞：禘于北，方曰夗，风（风）曰役，求［年］？一二三四

辛亥，内贞：今一月帝令雨？四日甲寅夕［允雨］

辛亥卜，内贞：今一月［帝］不其令雨？（《合集》14295）

【材料三】散见四方风的卜辞：

乙酉贞：又岁于伊、西彝？（《粹》195）

□其宁。惠日，彝韦用。（《合集》30392）

韦风惠豚，有大雨？（《合集》30393）

卯于东方析，三牛、三羊、□三？（《合集》40550）

对于四方及四方风卜辞的研究，学术界从20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学术界广泛认为四方和四方风的名称与传世文献《尧典》《山海经》中记载的"四方""四方风"名称非常相似。笔者将其整理如下，按照甲骨文、《尧典》、《山海经》的顺序，四方名分别对应为东方：析、析、折（折丹），南方：因、因、因（因乎），西方：彝、夷、夷（石夷），北方：夗、隩、鵕。由于《尧典》没有四方风名，所以甲骨文和《山海经》中四方风名分别对应为东方风：协、俊，南方风：微、民，西方风：韦、韦，北方风：役、犭炎。

传世文献中四方与四季是相对应的。古籍《尧典》中明确记载四方之神（析、因、夷、隩）与春夏秋冬四季相配。

四方和四方风与季节推移有关，从甲骨卜辞的考证也可得证。首先，考证甲骨卜辞中的四方名和四方风名，可知其与四时季节相对应。郑慧生先对四方名、风名的字形及释义进行考证，并将其与春夏秋冬四时之草木生长情景相联系[4]。其次，甲骨文中"风""凤"同形，"凤"是上帝之使者或化身，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通过卜辞“帝史凤”可证，如“于帝史风，二犬”（《合集》14225）、“燎帝史风，牛”（《合集》14226）、“乙巳卜：王宾帝史，亡尤”（《合集》35931）等。“凤”在先秦文献中有司历正之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释《左传》昭公十七年“凤鸟氏，历正也”一句云：“凤鸟知天时，故以名历正之官……《白虎通》云：历正，主治历数，正天时之官。”[5]1361 知“凤”与历数季节有关，又因为“风”即风雨，求年于四方风即求风调雨顺，也是与季节有关的。所以四方风卜辞与季节相关无疑。

四方与四方风分别对应四季，不过在后世文献中其名谓发生了演变。后世五行学说吸收并发展了方位与季节对应这一观点，提出了五方帝、五方神司四季的概念，且东南西北四方与春夏秋冬四季相配。

除四方风的“四方”外，甲骨文中还有提及“东南西北”及“中”的“五方”卜辞，详见下文。

三、甲骨文中表地域概念的“五方”卜辞

甲骨文中有“东南西北”及“中”的卜辞有很多，兹举以下几例。

【材料一】卜辞中讲“东南西北”四方的：

己巳，王卜，贞□岁商受年。王固曰吉。

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乙未卜，贞今岁受年。不受年。南受年。东受年。□受年（《合集》36976）

癸卯贞：东［方］受禾？西方受禾？北方受禾？［南方受禾］？（《合集》33244）

【材料二】卜辞中讲“中”的：

……于中商。（《合集》7837）

□巳卜，王，贞于中商乎御方。（《合集》20453）

庚辰卜，雾中商。（《合集》20587）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合集》20650）

学界大都认为由“五方”（东南西北中）“受年”的卜辞可以看出殷代已经有五方观念。

笔者认为“五方”受年卜辞体现了地理方位之五方观念是可以确定的，惟“五方”受年卜辞所体现的五方观念是否可以视为五行观念有待商榷。从材料一和材料二分别可以看出甲骨文中有“四方”和“中”的概念。材料一中出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等带有“土”字的词语，说明此处的“东南西北”是地域含义上的四方之土地。材料二中出现“中商”，卜辞将殷的首都“商”称为“中商”，所谓四方是相对于中央商而言的，表示在殷人心中首都“商”位于国家的中央。这样“中”与其他四方“东南西北”共同构成甲骨文中的五方概念，且这五方是表地理方位的。

“五方”受年卜辞展示的是殷人原始的方位概念，这与四方风卜辞展示的“方位—季节”对应概念不同，后者才是五行观念的来源。因为五行思想并不是简单的五种物质或五个方位，其最宝贵的思想内容在于五行之间的生克转化，这才是五行思想的精华所在。四方风卜辞所体现的草木生息过程以及方位与季节对应的概念，与五行思想中的五行相生和五行杂配体系相吻合。因此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系并不是五行说的原始，五行思想的萌芽在四方风卜辞中已经产生。

四、结论

综上所述，五行思想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由卜辞帝五臣、四方风可以看出。

帝五臣作为天帝的五个臣使，与季节密切相关，社方合祭在甲骨文和古籍中均有出现表明五方帝之祀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并在后世得到发展。帝五臣并不是五方帝，而是作为其五个臣使，为后世五行学说中五方帝的配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等称谓的前身。

四方风卜辞中的“方”已经脱离了单纯的方位概念，与季节产生联系。四方和四方风与季节推移有关，四方之名“析、因、彝、夗”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草木的生长状态，四方风之名“协、微、韦、役”分别表示四个方向的风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即四季变化的不同特征，表明早在殷商时期先民就已经发现了方位与季节的对应关系，东南西北四方分别与春夏秋冬四季相配，这一理念被后世五行学说吸收发展，形成了五方帝配五方神分司四季的观点。

但甲骨文中“方”仍有地域概念上的方位之义，例如五方受年卜辞即体现了殷代的地域层面的五方观念。因此，甲骨文中“方”有时表天时季节，有时表地理方位，且表天时季节的四方与表地理方位的四方有对应关系。后世五行学说中五天帝所配五神分司四季的五行思想或是由此发展而来。五行之“行”指大自然中气的运行，“方位—季节”对应这一五行思想在甲骨文中已经有所体现，可见《尚书》中的五行思想不是汉朝刘向、刘歆等伪造的，古书大体上是可信的。

参考文献：

[1] 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M]. 北京: 中华书局,1989.
[2] 孔子, 王肃. 孔子家语[M]. 北京: 中华书局,2009.
[3] 刘安. 淮南子[M]. 北京: 中华书局,2009.
[4] 郑慧生. 商代卜辞四方神名、风名与后世春夏秋冬四时之关系[J]. 史学月刊,1984(06):9-14.
[5] 春秋左传正义[M]. 杜预, 注. 孔颖达, 疏. 李学勤, 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孟纯（2000-），女，汉族，山东济宁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史。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